

新战士站起来

薩波托斯基著

徐小丽 邱林綺譯



新战士站起来

三部曲之一

[捷克]薩波托斯基著

徐小丽 邱林綺譯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A. Zápotocký
VSTANOU NOVÍ BOJOVNÍCI

据Marcel Aymonin 法文譯本 De Nouveaux
Combattants Se Lèveront (Les Editeurs
Français Réunis, Paris, 1952) 轉譯。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四头条胡同4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57号

中国近代印刷公司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書号766 字數149,000 开本850×1168 $\frac{1}{32}$ 印張6 $\frac{1}{2}$ 插頁3

1957年11月北京第1版 1957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01—13500册

定价(6) 0.70元



作 者 像

目 次

第一章	皇家大路.....	1
第二章	工人运动史点滴.....	22
第三章	对社会主义者的大规模控告.....	47
第四章	在沙可拉尼.....	64
第五章	六年之后.....	77
第六章	祝旗圣礼.....	131
第七章	旗帜和它的命运.....	147
第八章	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	167
后记		199

第一章 皇家大路

1 一輛送奶車

一八八四年的某一个黄昏。有一輛从布拉格来的車，經過但維斯、薩尔卡、哲內拉尔卡和霍罗美里斯，搖搖晃晃地順着大路往前走着。兩匹强壮的、喂養得很好的馬，一个上好的車篷，加上車子的全套装备，叫人一看就知道這輛車是作什么用的，以及它的主人是誰：这是广大的皇家領地的送奶車。

每天，有很多这样的車子，装着牛奶桶，从戈列茲、斯拉梯納、茲伏列涅夫斯、勃洛狄茲以及其他地方到布拉格去。它們供应着布拉格的牛奶需要。

这些車子半夜里就得从庄园动身，为了好在清晨五点钟的时候就把牛奶分送给城里的訂奶戶。这些訂奶戶就是布拉格的奶舖子，那时候的奶舖子大部分都設在馬拉·斯特拉納和旧城里那些有錢人的旧房屋前的門楼底下。牛奶送完以后，“送奶的”——乡里的人都那么称呼他們——就各自到歇脚处去，就是那些招待信差、車夫等的小客店；旧城的“烏斯吐派土”、馬拉·斯特拉納的“新客店”，以及其他的客店。他們喂飽了馬，办完了一路上各个小鎮的商人和乡下人托付他們的事情，收齐了牛奶舖送回的空桶，直到下午才能上路回庄园。他們回到庄园的时候

已經很晚了，換上几匹馬，再裝上一批牛奶，然后在快近半夜的時候，趕緊又動身到布拉格去。除了星期日以外，哪一天都重復着這一套。

他們就坐在車座上打瞌睡，有時候也常常蹣到車篷里头，在奶桶中間墊上一把麥秸，安靜地睡上一覺。那時候還沒有汽車，而這些溫和馴良的馬不僅認識路，並且還知道每一個經常停下來的好處。所以他們用不着擔心會發生任何意外，也不用擔心忘了在該停的地方停下來。

話扯遠了，還是再說那輛車子吧。這是一輛皇家庄園的標準的牛奶車。在車轅的盡頭，搖搖晃晃地挂着一盞小小的煤油燈，一閃一閃地發着亮。拉車的是兩匹強壯的棧色的馬，有一匹額上有一撮圓的雜色毛。它們踏着有規律的、沉重的步伐，在泥濘的路上行進着。車子下面有一條渾身濕透的小狗跟在馬屁股後面跑着，這條狗既不屬名族，也不屬什麼名種，就是村里的那種普通的小狗，你可以管它叫美陀爾或者梯姆，也可以管它叫里蓋^①。送奶的在車座上瞌睡着，兜頭兜腦地裹着一張老羊皮，他坐在那里正好把身後的車篷開口處堵得嚴严实實的。這樣，從外面就看不見車子的內部。所以除了車篷里有幾個空奶桶——奶桶是送奶車上必然有的東西——以外，沒法知道車子里面還有些什麼東西了。支在車廂兩旁的車幫上的白色車篷形成圓拱形，就好象教堂里的拱頂一樣。右面的車幫上釘着一塊金屬牌子，上面刻着：“斯拉梯納皇家領地”。從這點可以斷定“送奶的”一定是斯拉梯納的猶拉涅克。

在一個十一月里的陰沉沉的下午，慢慢地進入了黃昏，這時候已經是寒氣襲人，濃霧瀰漫了。

① 都是最普通的狗名字。——譯者注。

泥濘的道路孤零零地伸展着。兩匹听话的牲口踏着均匀的、有节奏的步伐。车子在高低不平的路上颠簸着。这时候道路右面出现了一所房子，門框上挂着的一塊神气活現的招牌上写着“黑牛客店”。馬自动离开了路，停在客店前面的一塊平地上。狗叫了起来。高高地蜷縮在車座上的犹拉涅克抬起头来，眨了眨眼睛，回身轉向車廂，在奶桶旁边的麦秸堆里摸索了一会，掏出了一个小包。然后慢慢地下了車，拖着沉重的脚步，朝客店門口走去。門里射出来的一盞煤油灯的强烈光綫刺得馬車夫的眼睛都睜不开了，他感到不大舒服，眨动着眼皮。

“……你好。”犹拉涅克一面招呼，一面把小包扔在柜台上。

客店老板漫不經心地轉了一下头上的那頂油膩膩的、帶有絲穗的天鵝絨帽子，作为向他的答礼；看了一眼那个小包，然后問：

“多少？”

“值一个弗洛林。”

客店老板把一个銀的弗洛林扔在柜台上。这是給的香腸錢，这串香腸是送奶的从布拉格給他带来的。

“純的？”

“加点甜酒。”送奶的回答得同样簡單。

客店老板把燒酒和甜酒摻和在一個杯子里，把杯子放在柜台上。

“噯，快喝完了吧，酒鬼？”从屋角的一張桌子那兒傳过來說話的声音，那兒面对面地坐着两个人。

犹拉涅克在柜台旁慢慢地轉过身子面向着桌子那边，手里已經端起了他的酒杯。他把杯子小心翼翼地湊到嘴边，深怕它洒掉一滴，因为酒已經滿到杯子口了。

犹拉涅克对坐在那桌子旁边的两个喝酒的瞟了一眼，然后

用拉得老长的声調对他們說：

“啊，是你們，馬販子，來，干一杯！”

他把頭朝后一仰，杯里的酒就都灌進他的喉嚨里去了。他滿意地咂着嘴，笑咪咪地眯縫着兩只小小的豬眼，用手背擦着他的濕膩膩的胡子，把杯子放回柜台，然後轉向門口，不慌不忙地從他的長胡子里傳出喃喃的話語：

“願上帝保佑你們。……晚安！”

坐在桌子旁邊的兩個人中間的一個猛地站起來，離開了桌子，弄得放在他凳子邊地板上的一串小鐵鏈當唧唧地直響。這串鏈子，還有一束繩子和挂在鞍囊上的那根軟鞭子說明了他的職業：牲口販子。

這是斯扶爾基尼的馬列克。他從本區的農民那里買來牲口，再轉賣給布拉格的屠戶。跟他坐在一桌的是他的助手、養牛的伏赫拉狄克。馬列克是個高个子、肌肉丰满、非常矯健的小伙子。常言說畜牲總是不安份的，這句話相當有道理。當馬列克把它們套好籠頭從牲口棚里往外拉的時候，它們要不預感到這是去作最後一次旅行才怪呢。它們掙扎得那麼厲害，用不着碰上一頭凶蠻的老公牛，有時候僅僅一頭亂撞亂闖的小母牛就能把一個生手的馬販子吓得兩腿直打戰。但是馬列克可決不這樣。他會靈活地轉來轉去，他的象蛇一樣敏捷的動作使他既不會被牛角抵着，也不會被牛踢着。他還懂得怎麼樣用鞭子打在牛最疼的地方。而最不簡單的是他能殘忍地、毫無怜悯同情之心地把牲畜捆綁起來。他把繩子勒得那麼緊，牲口每掙扎一下，繩子就勒得更緊一些，一直嵌到皮肉里面。綁在嘴上的繩子常常把舌頭和嘴唇勒出血來，不過這有什麼關係呢？“反正這該死的东西是要到屠宰場去的！”

馬列克對待牲畜是那麼殘酷無情，他對於人也並不稍好一

点，而且还得加上狡猾。你別覺得奇怪。他要是不会凶狠地連一个子兒都不讓地跟农民做买卖，他要是不懂得在什么时候拉住老乡的胳膊拍掌成交最恰当的話，他怎么能当得了牲口販子呢？差不多的时候就應該同意成交，那才能穩穩當地賺錢，这要比在字据上划上三个十字^①省事得多了。

你要是不懂得請人喝一杯酒或者玩一場牌来套点做买卖的交情，你就永远当不了一个真正的牲口販子。除此以外，你还得懂得跟女人家打交道：在卖牲口的时候，农妇往往也得参加点意見。对于女人，你要是能討她們喜欢，就能使她們听你的話；但是你要是使她們怕你，同样也能够影响她們。馬列克就是真的作到讓女人怕他。照他自己的話說：他懂得怎样“勾引”她們，所以他在这方面很成功。

犹拉涅克却跟他完全相反。他长得很結实，但是动作迟緩。他的象猪一样的眯縫着的小眼睛，老是愉快地帶着笑意，目光有点兒貪婪。他就是所謂会討女人喜欢的那种人。因此，犹拉涅克和馬列克两个，在他們不断来往的皇家大路一带，常常对立起来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当馬列克有事到村里去的时候，他常常向一些女人献殷勤，想办法要把她們勾引到手。但是在这些女人当中，总有好几个当她們偶而上布拉格去的时候，是由送奶的陪着她們去的。

遇到这种情况，犹拉涅克的車确是最受人欢迎的一种交通工具。因为他懂得把車安排得舒舒服服。在这点上沒有一个人能比得了他，他把奶桶那么合适地垒在車子后半部堆成象金字塔的样子，这样就在車子前半部空出足够的地方来，鋪上麦秆或者干草，旅客可以随意地呆在那兒。車篷总是仔細地盖得很严

① 农民不会写字，以划十字代替签名。——譯者注。

密，甚至車篷前面那部分也是擋得那麼嚴，這樣就更有成效地使得風和冷氣進不到車子里面去。因此旅客可以不受任何打擾地在那兒睡覺，好補償一點為了上布拉格去而起了大早的不足的睡眠。另外還可以跟猶拉涅克隨便聊天，這也是一件愉快的事。女人家出門顯然都樂意搭他這個伴，為了找點理由，她們就說他是個“很有趣的人”。這一切的確也是事實。要是跟別的送奶的一塊兒出門可沒有那麼舒服，尤其是跟克里斯托夫斯基，這個茲伏列涅夫斯基人，他總是讓難得光顧的客人坐在那些奶箱奶桶中間，既沒有蓋的也沒有松軟的干草可鋪。一路上由於車子的顛簸，那些奶桶就晃蕩起來，倒下來壓在那一分鐘都不得安寧的倒楣的旅客身上。至於要睡一會兒，那是想都不用想。當你回到家裏的時候准已經弄得渾身青一塊紫一塊的了。這還不算，一路上老克里斯托夫斯基總是動不動就大發脾氣，甚至把全世界都咒罵到了。你說哪個女人喜歡听人嘟嘟囔囔地罵人呢？她們在自己家裏早已听夠了。

這會兒馬列克和猶拉涅克面對面地站在鋪子門口的附近。

“什麼鬼迷上你了？”猶拉涅克狠狠地說。

“我們要湊上三個人。”

“那跟我有什麼相干？”

“我不會放你走的。我們要玩上一會兒。玩‘三人拍賣’^①。然後你把我送回家去，我給你錢。”

“不行，我有事呢。你等別人吧！”

“那為什麼，他媽的，為什麼？”

“就是這樣。算了吧，我沒有空！”

“你有事？不是為了去找你老婆吧。別操心！管事先生會替

① 一種賭博。——譯者注。

你照顧她的……再說你今天比平常來得早。”

“去你的，你少管閑事！”

“等一等！我跟你一塊走。到卡米克停下來。”

“我告訴你不行，車上滿了。”

“什麼？那是誰？一定是個婆娘。你这壞東西！這一來我非搭你这个破車不可！”

“你搭不了我的車。我已經跟你說了。”

“啊！啊！你是怕我跟她說你的壞話。把她交給你的伙計吧，行吧！過了卡米克，你仍舊可以隨你的便跟她滾在一起。不過這是假如我走以後她還要你的話。”

“快住嘴，我告訴你，這是一個規矩女人。”

“一個跟你一路走的規矩女人？这个女人真够規矩的！好極了，那我可得仔細瞧瞧，摸她一摸！”

馬列克跟貓似的又輕又快地跳出門去，回手把門冲着猶拉涅克的臉，砰一下關上了，几步就竄到車子旁邊。這時候有一個女人的聲音在車篷里大聲問：

“怎么回事？出了什么事？”

“什么事都沒有，我的小乖乖。是我的伙計叫我來的。怕你胆小，怕你悶的慌。這個壞蛋，他撇下你一個人，自己却去大喝起來了。讓他去他的吧，這畜生！”

馬列克說這段話的時候，已經爬上車座，竭力想够着那坐在里面的女人。那女人害怕得很，一個勁兒往後退，但這樣一來反倒使馬列克的勁頭更足了。他開始對她威脅起來。

“來吧，來吧，你別那麼躲呀，不會對你有壞處的。來，讓我親個嘴！”

馬列克跪在車座上，彎身鑽進車篷裡頭，向那女人伸出胳膊，想把腦袋湊過去。那女人吓得大叫起來，兩手用力把這個亂

闖上來的人推回去。她懷里抱著的一個小孩大哭起來。

這時候猶拉涅克來到了車子旁邊。他抓住馬列克的領子，粗暴地把他往後面一拽。馬列克沒有一點支撐的東西，失去了平衡，從車座上仰面翻了下來，在泥漿里往後滑出好幾公尺遠，躺在客店前面。猶拉涅克跳上車座，把馬抽了幾鞭子，馬飛奔著上了路。車後響起了咒罵聲，緊接著好幾塊石子打在車篷上。

“這是個下流東西。你別在意，大嫂子。讓他愛怎麼叫就怎麼叫吧，這只蠢豬！”猶拉涅克說，他想安慰他的女乘客。

2 關於“拉契日納”^①的故事

兩匹馬乖乖地在泥濘的道上小步奔跑著，車輪經過的地方，泥漿飛濺起來，車身在坎坷不平的路上顛簸著。年輕的女人盡力哄著哭鬧著的孩子安靜下來。天更黑了，並且開始下起連綿的雨來。

“媽的！泥一直濺到臉上來了。我想鑽到車子里來，這對你不會有什麼不便吧，我的年輕的太太？”過了一會兒，猶拉涅克問。

“那怎麼會呢？快躲進來吧。”

“這對大家都要好一些。美陀爾，你到車座上來！”猶拉涅克對他的狗說。狗一聽見叫自己的名字，就汪汪地叫着從車下跑過來。

“等一等，等你的主人讓了位再上來啊。你这畜生渾身都淋濕了，等我給你鋪上點兒麥秸，要不然你得把我的車座全弄脏了。”

① 從前，在大莊園里，所有的雇工和他們的家屬都住在一起，他們住的地方就叫拉契日納。——法譯本注。

馬的脚步放慢下來了。送奶的鑽到車篷里，抓了兩三把麥秸，鋪在座板上。

“來吧，美陀爾，上來！”

狗在離開車子幾步遠的地方縱身跳上閘板，一轉眼就到了坐位上，高高兴兴地趴在麥秸里。

送奶的把穿在前面篷布上的繩子一拉，就把敞口的地方重新合攏起來，一直拉到一點縫都不露。

“好了，這會兒我們再也遭不到風吹雨打了。就好像在一間舒服的小房間里一樣。甚至還可以用干草在里头給孩子鋪一張床。她到底睡着了。要是你一路上老那麼抱着她的話，你的胳膊就要麻得不能動了。”猶拉涅克一面說一面用干草做起一個搖籃來。

“你真是一個好人。”女人感激地說，一面把孩子放在干草上，就跟放在一張真的搖床里似的。

“你自己也盡量坐得舒服點吧。要不要給你蓋點東西？”送奶的問她，一面已經拿下了他披著的那張老羊皮。

“還得走很久嗎？”女人問。

“嗯，還得顛上三個鐘頭，才能到沙可拉尼。不過那也不一定，得看我們是不是願意這樣慢。”猶拉涅克微笑着回答。

“我願意我們這會兒已經到了才好呢。別的地方都不停了嗎？”

“不，今天不停了。我沒什麼要帶到烏也茲特去的。只有一點奶酪要送到沙可拉尼去，是帶給盧達的。你沒有聞到味兒嗎？我把它放在盡里头，可是我想它的臭味兒還會一直傳到這兒來的。挺討厭的，是嗎？”

“我一點兒都沒有感覺到。我討厭的是在客店門口停下來。我的天！我一想到那個家伙……我現在還有點哆嗦呢。”

“来，用皮子盖上点。馬列克是个粗魯的色鬼。不容人家防备他就一下子扑到女人身上去了，象一头牛一样。他就这样把她们弄到手的，那些女的呢？从来不背叛他，她们一声都不吭。”

“那是怎么搞的？”

“我哪兒知道！鬼才摸得透女人。”

犹拉涅克說着就凑近女人身边，装作沒事似地把胳膊搂住她的腰。

女的往后退了一下。

“跟我說，所有的男人都是这样的嗎？”女的問他。

“什么，都怎么样？”犹拉涅克問，他想不到有这一問。

“得了，你知道我要說的是什么。”

“我对你起誓，我真的不知道。”

“好吧，我是說他們从来不肯讓女人家平平安安的。”

“啊，是这个！……那也得看人。馬列克是个混蛋。他对女的在必要的时候就使暴力。那多討厭。冲这点就值得扯烂他的嘴。不过要是另一种情况……那有什么不好呢？”

犹拉涅克又想挨近他的女乘客，她又往后退了一下。

“你已經有一个老婆了，是不是？”

“老婆，是的，我有一个。”送奶的承認。

“还有孩子吧？”女的接着問。

“太多了。”

“你的老婆对这件事会怎么說呢？”

“这件事，什么事？”

“什么事？就是你想另外再弄一个老婆。”

“說真的，我还没有想过呢。”

“那你就現在想吧！”

“嗯……嫡达会怎么說？”

“反正这事她不見得喜欢吧？”

“当然，她大概真是不希望有这种事……也許她会 不答应，也許她会嘲笑我。”

“要是她为这件事不跟你过了呢？”

“誰？嫡达？啊！她可不就把我扔了！”犹拉涅克說着就大笑起来，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你笑什么？一个男的对他的老婆不忠实，他的老婆把他撇下了，你認為这是件好笑的事嗎？”

“不是，不过你是一本正經地說的嗎？为了这么一件小事就分开？帶了六个小崽？不，嫡达不会这么糊塗的。”

“那么你自己呢？要是她不討你喜欢，你不爱她，你看中的是別的女人，那你为什么跟她結婚呢？”

“爱，喜欢，看中別人，你知道嗎？我的大嫂子！你說的，就象小說里写的一样。至于我，我是在一个皇家領地上的‘拉契日納’长大的。你知道皇家的‘拉契日納’是怎么一个样子嗎，年輕的太太？”

“說实話我不知道。”

“好，那我按我的亲身体会，尽可能讓你明白它是什么样子吧。‘拉契日納’就跟一个妓院一样。十六戶人家挤在一間大屋子里。男人、女人、大姑娘、小伙子和小孩子們都在一塊兒。睡的是大炕，合用一張草席。你說那些小伙子們不喜欢大姑娘嗎？可是那些成了家的男人、管事、他的副手、总管、以至于打麦場的管理員可都喜欢她們。你以为她們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跟哪一个搞出了什么事会引起人們注意嗎？不会的，因为你可以完全断定她們一定会出事的，这是明摆着的事。她越长得漂亮越惹人爱，那么她出事就会越早。要是她长得特別美，那么肯定她首先一定是跟东家。嫡达的情形就是这样的。难道我会因为这

个就不大喜欢她了吗？我們結婚的時候，她甚至已經生过一个孩子了。就是为了这个緣故，管事先生才亲自参加了我們的婚礼，并且讓我接替了克洛米涅克老头兒的送奶的差使；克洛米涅克不給貴族干活了，他已經买了一所房子和五亩地。你想，一个貴族家的馬夫或者放牛的，如果不能討管事的喜欢，不能靠管事的帮忙而謀得送奶的差使，光憑他自己他能买得起一所房子和五亩地嗎？楠达完全懂得这件事情的意义。当她想到有一天我們也会离开牛奶場自己弄一所房子的时候，她就高兴起来了。再說她很明白她自己在这件事上的功劳。你說，就为了象跟另外一个女人睡覺这样的小事，她会离开我？”

“不会吧，你講的事情太可怕了。这不是是真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乡下的道德就敗坏得太可怕了，那些姑娘們就太不貞潔了。”

“为什么不貞潔？”

“那还不是嗎！要是她們多少有点自尊心的話，就不会那么容易地讓人玩弄了。”

“我的大嫂子，你到一个‘拉契日納’去走一趟你就会亲身体会到你的貞潔頂不頂事了。要是你不好意思在上十双眼睛的紧盯之下露出你的奶，你就只好一年都不洗它了。要是你不敢露出你的屁股，你就一輩子也不用想換衬褲。你讓不讓別人玩弄你呢？当然，也不是非得那样不可，不过你也別想你会一直保得住是个处女。早晚，不管怎么样，有人会把你按在地上跟你睡覺的。你要是不願意的話那就得强奸你。”

“他們怎么敢呢？”

“怎么敢？就跟馬列克一样敢。你以为天底下只有一个馬列克嗎？告訴你，多得很呢！他們就守着你，有的在閣樓上，有的在麥倉里，有的在干草棚里，保險他們會把你弄到手的。”